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十二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綱戊辰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眾

浮司災未央宮見十卷

未央東闕眾愚

十七闕見五卷十八眾愚即今之亮隔蓋宮殿簷戶間也眾浮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

綱已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曰民有

尺布斗粟之譏

長星出東方

文帝誅薄昭

歌淮南王

見上卷二九

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

為列侯綱長星出東方

發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明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

七國之應歟

綱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發薄昭之死先明儒論者多矣

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耳安有人臣

殺天子之使者而可

目薄昭太后

殺漢使者帝不忍

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

平聲

自引分也斷昭不肯使

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胡一桂曰法乃天下公共之名器也法可宥天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夫子不得自宥故殺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於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釀惡椒房盜竊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慰母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固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母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母耳音釀音娘去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
註聲○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暖而香辟除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神器天下也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綱王申十一年夏梁王揖

見上卷三十

卒徙淮陽王武

見上

卷二九

為梁王自梁懷王薨無子徙陽淮王武為梁

綱王申十一年夏

梁王揖

漢文帝

二

吉書樓

最儲言
邊

三梁見下

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綱句

奴寇狄道

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

目時匈奴數

期

爲邊患太子

家令鼂

潮錯措

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

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返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石風雨罷疲

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異地輕

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闢劍戟相接此

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春秋

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寧州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有材多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

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八峭直

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智囊

雪航趙氏曰鼂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
理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
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傳伊之道輔弼人主
豈不爲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
峭直刻深以教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教
世子之道至爲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
景帝卽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諱計而
陷之卒受覆宗慘身之禍蓋其平日以申韓刑
名導景帝爲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
酷也後之人臣可不以錯爲戒乎

募民徙
塞下

綱募民徙塞

塞下

鼂錯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

塞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二歲而更耕，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

招集也民免罪，拜爵復福其家。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

胡人入驅而能止，獲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怒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綱：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東

潰。會金隄。低。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山東濟南府陽信縣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

通謂之與卒塞之。書書河決法始此綱：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河決

除關無用傳

綱：監易口錄卷十二 漢文帝

八粟拜爵免罪
量錯請貴粟

轉去聲○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綱詔民八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且量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王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不敢指斥天得子故稱縣官

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牒

屑○散也

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

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

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賜農

民今年租稅之半

親耕桑

綱甲戌十二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目詔曰朕

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綱夏

除祕祝

除祕祝目初秦時祝官有祕密也祝即有災祥祥變異之氣

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目怨起禍由德興百官之

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

除肉

之綱五月除肉刑書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

忍人之目齊大倉土供日令淳于復意有罪當刑刑

緹紫

刑也斷趾其少女緹紫紫上書曰妾父為夷齊中

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祝。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人。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有以

易之。具為令。當黠者。鉗為城。日春當劓者。上既躬脩

立默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

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同疏。同闕。罪疑者。予民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綱六

月除田之租稅。書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

有刑錯之風
除田之租稅

綱監易口錄卷二十二漢文帝

有餘蓄能若是乎曰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終綱目一而已矣

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

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餘之

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人寡於郡縣之時矣又以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繪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命將出師復因河汴有築寒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尤溢而文帝在位十三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弋綿履蕉烏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閭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綱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書注

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封狼居胥山而還音至祁

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者大有逕庭矣。註連見

十四卷三封狼居胥見十四卷八登燕發十一年書

然山見二二卷二二逕庭見上卷十五明匈奴寇狄

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殆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特筆於此蓋

美之置獫狁音險允匈奴別號曰匈奴十四萬騎人

也註二句詩小雅六月篇辭曰匈奴十四萬騎人

朝潮那今陝西平涼蕭關在平涼府上親勒兵欲自

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腰上乃止以張相

如鑾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綱敕作徒魏尚復為

雲中守書書作徒何目上輦見上卷過郎署郎官問

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為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

下今吾每

飯

返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尙不如廉頗

見六卷二六

李牧

見七卷二一

之爲將也上拊髀

彼○殷曰嗟乎吾獨

不得頗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

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

退平聲

轂天子親爲

曰聞

坤土聲○

以內

郭門

寡人制之間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

軍市謂軍人貨易之

地市有稅稅卽租也

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

不必覆

委任

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尙爲雲

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虜曾一人尙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土斬首捕虜之

功募莫府見七卷一言不相應英C斬捕之數不合文吏以法

繩之且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爲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

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綱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目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祭神之帛且曰先王遠施不

幣壇場珪增諸祀

綱鑑易知錄卷十二漢文帝

求其報望祀祭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不祈其

福石賢左戚先賢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

官聶行祀祝釐同禮○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黃龍見成紀

綱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現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旦初張

蒼見上卷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

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

諸生申明土德草改草初歷見同服如王制虞深衣

周玄色如夏尚黑殷尚白事蒼由此自絀綱夏四月